



湖南人民出版社

雅趣藏書

——《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

龚笃清◎著



雅趣藏書

——《西廂記》曲語題八股文

龚笃清◎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趣藏书——《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 / 龚笃清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438 - 5302 - 7

I. 雅... II. 龚... III. 八股文 - 研究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4972 号

雅趣藏书——《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

作 者: 龚笃清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曹有鹏 聂双武

装 帧 设 计: 谢俊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17.75

插 页: 10

字 数: 278000

印 数: 1 - 6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302 - 7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西厢记》曲

我对《西厢记》的认识始于父老的几句俗话。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人 在 此 土 中 出 世 人 云、 甚 々 妙 哉

学奸，莫非想发癡不成？”

我依旧茫然，为什么读了《西厢》就发癡，发什么癡？但在父老如刀的目光下，只得快快离去。我破题儿头一回知道这世上有儿童不宜的书，“少不看《西厢》”的训诫也就烙进了我的脑中，直到长大成人，才懂得这《西厢记》历来有不同的读法，有的眼睛看到其中的情，有的眼睛只盯着其中的“淫”，有以情眼看《西厢》和以“淫”眼看《西厢》之别。

以情眼看《西厢》的主要是青年男女。因为年轻的心最需要爱情的滋润，而《西厢记》里荡漾着男女之情。

在明清那个被封建礼教禁锢得像密不透气的罐头般的社会里，青年男女一接触到《西厢记》，无不为佛殿邂逅时莺莺那临去时的秋波一转而动情；无不为张生大胆逾墙偷情而神往；无不为张生与莺莺相思相爱到永远而感动；更为那一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战叫所鼓舞，或明或暗去争取婚姻的自主权。这就是所谓的看了就发癡。明代程巨源也是以情眼看《西厢》的，他在《崔氏春秋序》中说：“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今元之词人无虑数百十，而二公（指王实甫与关汉卿）为最，二公之填词无虑数十种，而此记为最，奏演既多，世皆快睹，岂非以其情哉。《西厢》之美则爱，爱则传也，有以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以情眼看《西厢》的代表，他们就是“看了《西厢》就发癡”的人。

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贾宝玉不听劝告，偷偷将《西厢记》带进大观园，“放在床顶上，无人时方看”。那一天早饭后，携了一套《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书‘从头细玩’，却遇上来葬落花的林黛玉，贾宝玉大喜，忙说：‘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

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馥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

而今晴 批字工 道 “你 这 这 书 的 好处 ！ 好好的 把这 词 抄 出

更叫人称奇的是曹雪芹写出了书中情事对两位年轻人感染之快，真个是有立竿见影之效，贾宝玉竟然当场以张生自比，对黛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弄得林黛玉满脸绯红，佯怒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吓得宝玉连连求饶，没想到黛玉竟破颜一笑，用《西厢记》中的话儿讥嘲他：“一般也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镗枪头’。”

曹雪芹笔下的这段描写，把明清时期青年男女以情眼看《西厢》的心理、言行表现得真实生动。真个称得上是以情眼看《西厢》的典型。也是看了《西厢》就发癡的具体写照。

以淫眼看《西厢》的多为道学家之流。说起来，《西厢记》中还真有不少性行为、性心理的描写，而且描写得那样火辣辣，那样理直气壮，那样绘声绘色，让人一读即心旌动摇。所以道学先生们一翻开《西厢记》，刺入眼帘的都是“淫”。如“酬简”一折中的“元和令”、“上马娇”、“胜葫芦”、“么篇”、“后庭花”等曲子中的“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搥香腮”；“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偷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以及“哭宴”中的“全不想腿儿相压，脸儿相偎，手儿相携”等处无不写得秾丽而性感，又秀雅中透出粗俗，含蓄中时呈浅露，故少长咸懂，男女爱读，这就激起了道学家们的卫道之心，在他们眼中，《西厢记》满纸都是“淫”，会坏人心术，故大肆加以诋毁。

汤贺来在《内省斋文集》中说：“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记》，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

清代梁恭辰在《劝戒录》中引汪棣香语：“《水浒传》诲盗，《西厢记》诲淫，皆邪书之最可恨者。而《西厢记》以极灵巧之笔，诱极聪俊之文人，又为淫书之尤者，不可不毁。”

就连颇有点名气的明代文人张凤翼，在《新刊合并西厢记叙》中，虽也强调《西厢记》为“《诗》之流委”，“《风》之滥觞”，可仍认为它“第其穷妍极态，则逾检荡制者将奋袂矣；钩挑引撮，则穿穴隙窥者将攘臂矣；传书递简，则骀蜂骤蝶者将塞途矣。此余所病其为宣淫导欲之囹窟也”。这是以淫眼看《西厢》的典型，在他眼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亲不亲，尽在您”，“立苍苔只把绣鞋儿冰透”，“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一寸眉心，怎容得许多颦皱”等穷妍极态的描写；红娘的穿针引线，从中撮合；张生的见色风魔，逾墙私合；莺

好歹别告诉别人去。”大有当年搞地下工作的势头。

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就在汤贺来、张凤翼、汪棣香之流怒斥《西厢记》在“宣淫导欲”，应予禁毁之时，明代社会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改变了人的思想，也出现了读《西厢》的第三只眼，就便是以《西厢记》中的曲语为题所作的八股文。

二、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呼唤出了解读《西厢》的第三只眼

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巨变，给《西厢记》的解读提供了新的平台、新的视角、新的方法。

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出现了两大变化，在上，宦官乱政之深，朝廷党争之烈，皇帝怠政荒唐之甚，都为历史所少有，这就使得王纲松弛，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在下，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大大腐蚀了封建专制统治。

商品经济这个东西，套用今天的术语，是姓“资”不姓“封”。它创造了巨大财富，繁荣了社会，却使得封建社会千百年间形成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是非荣辱观念、社会风习发生大改变。特别是万历年后，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琳琅满目，充斥店铺货柜；青楼酒馆、赌场歌厅遍布城乡，将社会装点得万紫千红，炫目荡神。据《消夏闲记摘抄》中说，当时的苏州“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周流千家万户的商品经济，促进了人们消费生活的更新，激发了私欲的蓬勃发展。

货物是要流通的，游乐场所是要人去消费的，要想更新生活方式，就离不开钱。金钱在社会显示了超乎身份的神通。《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市井无赖一个，可他凭借巧取豪夺弄来的钱，上可买通县里府里直至京都太师府里的大小官员欺行霸市草菅人命发尽横财，下可买春药戴银托子眠妓宿娼讨三妻四妾吃香喝辣享尽人间艳福。在这样



的社会里，有钱的便是祖宗，无钱的便是孙子。在金钱的面前，温情脉脉的伦理规范，百代不易之纲常名教都只有丢盔弃甲，望风披靡之份。这就极大地激发出人们追逐金钱，放纵情欲的本能，连许多以清贫自守的士子也不免脱下青衿，追新逐异，投入到放纵情欲的大潮之中，动摇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的名教磐石。一群群狂诞放任，蔑视名教纲常的才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自由是他们的底色，个性解放是他们的不懈追求。他们竭力打破扭曲人性的理学桎梏，追求真实的自我，从而使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失去对社会的控制效应，召唤出一股歌情颂欲的异端思潮，给末世的王朝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首先表现在被称为时代风雨表的文学艺术领域。

明代诗不如唐，词逊于宋，曲不及元，但盛行在舞榭歌台、坊间里巷、市井城乡的民歌俗曲、小说戏剧却冠绝古今，堪称奇璧。这些东西，或因其写艳事讲世情；或因其“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

之下，反而掀起了一个演唱出版的新高潮。以江南地区为例，现今已知的《西厢记》刻本，仅金陵一地即有继志斋等书坊刊本8种，苏州、杭州、吴兴、绍兴等地计有40种以上，且多附精美的版画插图，令人爱不释手。可说《西厢》热遍南北。

而许多文人学士对《西厢记》极尽鼓吹推崇之能事，更为《西厢》热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李贽等一批思想家、文人学士在强调个性解放，提倡童心真情时更挺身而出，大反淫眼看《西厢》的道学家，为《西厢记》大唱赞歌。

李贽称《西厢记》为“化工”之作，比拟为庄子的《秋水篇》，陶渊明的《闲情赋》，“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王骥德在《曲律》中称“《西厢》，风之遗也”。

毛允遂在《校注古本西厢记序》中说：“《西厢》，桑间濮上之遗也。然几与吾姬孔之籍并传不朽。”

他们还只把《西厢记》与孔子删改过的《诗经》相比，槃道硕人在增改《西厢定本》时竟将其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夫《西厢》传奇，不过词台一曲耳，而至与《四书》、《五经》并流天壤不朽，何哉？”

明代书坊中刻售的《西厢记》竟有直接标明为《春秋》或《崔氏春秋》者，公然把它比为儒家史籍《吕氏春秋》。

尤有甚者，闵遇五在《题西厢》中公然把王实甫比为程颐、朱熹、张载、周敦颐这些宋代理学大师，认为他用杂剧的形式来阐发儒家思想，可能比某些理学家的说教效果更好。他说：“今之所为千秋绝艳者，安得动称金元云乎哉！使其升关闽濂洛之室，聪明胆识不下某某辈，成一家言，黜黜《六经》，即庙祀血食，宁异人任，不得用彼显而以此闻。”

这些在商品经济的狂潮中改变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萌生了新的审美要求和人生情趣的士子们，迈出传统诗文的象牙殿堂，由“文以载道”向“文以自娱”转变，对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市井小说戏

曲所表现出的欣赏推崇，甚至擂鼓助威行为，自不乏反对者，但有识之士却奋起与之论战。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便记叙了他对一位道学家的驳斥：“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

在将包括《西厢记》在内的戏文小说视为转移世界之大枢机，虽“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的语境氛围之中，一种以八股文来解读《西厢记》的新方法便横空出世，应运而生。

三、以《西厢记》中的曲语为题所写的八股文成为看《西厢》的第三只眼

八股文本是朱元璋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是用以培训、选拔当时的公务员的。其本初是想以这种文体，向广大读书人灌输儒家正统思想，培养大明王朝合格的接班人。因朝廷规定“非科举者不得与



这四项基本原则，就迫使你非得将《四书》《五经》的白文与注释背得滚瓜烂熟，提头知尾不可。而要想入口气代圣贤立言，你就得细细揣摩分析题目中所包蕴的孔孟程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用他们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去思，去说才能做到。这样一来，就将写作者与孔孟程朱的思想和心理距离大大拉近，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就会逐渐深入到他们的心中，所言所行所思就会仿效圣贤，从而达到宋明理学家们所鼓吹的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明清两代那些道德高尚，讲求气节，平时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国危时杀身成仁，临难不苟免者几乎都是写八股文出身，并多为八股名家即是八股文功效的例证。所以可以将八股文定义为明清两代士人学习儒家的心得体会。他们在从小即开始的八股文写作过程中，所研读，所思考，所表达出来的无不是对《四书》《五经》的每一字、词、句、节的体悟心得。说白了，八股文写作就是明清两代一次全民性的经典阐释运动。八股文写作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决定了它的经学性质。

以《西厢记》的曲语为题所作八股文的内容却与正统的八股文大相径庭，甚至大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因为它本身便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反对儒家正统思想压制的结果。

《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也有三项做法：

其一，必须摘取《西厢记》中的曲语为题，且大多是那些最能言情表性，脍炙人口的俊语名句，如“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他谁道月底西厢，变做梦里南柯”；“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金莲蹴损牡丹芽”；“亲不亲尽在您”；“难道是昨夜梦中来”；“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一寸眉心，怎容得许多颦皱”；“治相思无药饵”；“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等。

其二是必须以题中人物的口吻作自叙，要代这些人物立言。

如《待颺下教人怎颺》这篇八股文，因题中之言是《西厢记》“借

厢”中张生的一句唱词，故文中便以张生口吻，由张生多角度，多方面地自叙，将自己堕入情思而不可自拔的心境，时而期盼，时而绝望，时而幻想，时而自责的种种矛盾情状一层层剖析出来，活现出他色令心迷的傻角形象，将“其正眼里火出，心中泪咽”（见原文评语）的心理全盘托出，令人笑怜不已。

又如《立苍苔只把绣鞋儿冰透》一文之题，系从“拷艳”一折中摘出，为红娘埋怨张生莺莺私通时不严守秘密，害得她将受老夫人责罚时的一句唱词。词意是回顾张生莺莺在书房中偷情，自己却在窗外放风时所受苦楚。作者在文中抓住红娘为成全二人好事，于寒夜久立苍苔之上为之望风，以致绣鞋为冷霜冰透这一特定情境，以红娘自述

经济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体分八股只是一种标准格式，是八股文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体用八股的规定只盛行了百多年，成化年间八股格式才明令扶正，成为正体。但好景不常，到隆庆、万历之后，士子们厌弃八股拘牵法脉，使用了两股、四股、六股，前后两截，甚至散体等结构来写作。即便是沿用八股体式，其句子也不必讲求对偶声律，或对或散，参差不齐均无不可，只要将题意阐释明白即算合格。所以顾炎武曾惊呼此时的士子已不知八股为何物。

但是以《西厢记》的曲语为题来作八股文，是那些才子们展现才情与学养的一种手段，他们就是要用八股这种对思维有严重拘牵的格式，在重重拘缚下极尽巧思，展开奇想，夸张敷陈，希冀戴上镣铐跳出芭蕾舞，螺蛳壳里做出大道场，写出惊才绝艳，花团锦簇的妙文来。所以《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大多采用了标准的八股体式。有的为驰骋才情，尽力敷陈铺张，竟采用了十股、十二股、十四股等高难度的体式。且裁对整齐，机调圆熟，音节铿锵，纬以义法，无不中规合矩。

《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的这三种做法，使其呈现出与正统八股文迥异的色彩，并成为《西厢记》解读的新视角、新平台。

从其内容而言，《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中出现了不少与儒家正统思想不相谐和的音符，甚至离经叛道的地方，是《西厢记》思想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八股文这种文体，原本是用以输载儒家之道的工具。而《西厢记》在明代已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异端邪说之尤，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确有不少情爱的描写，在歌颂肯定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合，严重违背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剧中不少曲文就是一首首人性情欲的颂歌。以这样的句子为题来作八股文，尽管体式依旧，但既然要对用作题目的曲语作阐发，你就必须遵从依题、遵题的行文原则，写出的文章也必须肖题。要做到这点，你就要去弄清用做题目的曲语与前后曲文、说白的关系，剖析其在全折中的作用，彻底把握它的内蕴后才能下笔作文。既然要作这样的链接，文章必然会承继原作的思想与内容，且在



晚明这样一个异端思想蜂起，人们趋奇争新的风尚大炽的时代，写作者还会加入新的见解与体会。这样，《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都呈现出与儒家正统思想抵牾的特点。

如《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这篇八股文就以红娘倾述的方式，将一个过去严守婢女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情欲、“从来心硬”的少女，一见张生后便心生爱恋的经过曲曲道出，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深闺少女性爱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这与儒家正统观念可谓背道而驰。该文就让我们认识到只要是人就会有性爱的要求。然而发生在现实中的往往是爱的不同步，爱的错过，是单恋，是暗恋，是失恋。红娘受身份地位的局限，就只能暗恋、单恋。然而不论单恋、暗恋都是恋，都是情。



文的题目挑选的往往是那些曲文中的千古名句，在入口气代言时就更能启发作者的想象，更有利于抓住剧中人物的某一点作深入开掘，从而揭示其心理和个性。“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的名句，也是中国古典戏曲遗产中传诵不衰，流传最广的妙词。这一句出自“惊艳”即第一本之第一折中最后一曲“赚煞”：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这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这首曲子，将张生佛殿初遇莺莺，被她的艳色所惊而产生的刻骨相思表现得入木三分。此时的他，情欲大动，血脉贲张，已到了不能自控的地步。“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一类市井俗语，虽有失典雅，却将进入情欲高烧状况的张生之狂热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莺莺在与张生擦肩而过时回眸瞟了张生一眼，“眼角儿留情处”，让张生进入了忘情的风魔境界。等他醒过神来细细品味，那勾神摄魂的秋波更刻骨铭心，他悟出这是莺莺在清净的佛殿上所能传递给他的唯一爱的信息，便欣喜若狂地叫出声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这是发自肺腑的爱的呼号。明代徐士范说：“‘秋波’一句，是一部《西厢》关窍。”因为它不仅透露出莺莺对张生爱恋的信息，也透显出莺莺高明的手段，深沉的心机。她既要向张生示爱，激起张生的相思勇气，又要不失相国千金小姐的身份和教养，做到了在公共场所不被他人所察觉。所以凡是以这一句为题所作的八股文，无不尽力揣摩张生为何会抵挡不住那多情的一转，那秋波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魅力，然后以张生自述的方式，依据该句所在曲子及本折的意蕴，多角度地对张生此时的心理进行剖析，并依各人的才情与感受进行发挥，将一个傻角，一个被色所迷的风魔才子形象栩栩如生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难怪顺治